

藏書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大將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徙金城令居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

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㫄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

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

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連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

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下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初䍐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䍐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

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
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
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
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
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

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illegible]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令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

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

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

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
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
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
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
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
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
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

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

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

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宅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

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

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
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
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
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
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
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
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
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
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
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
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
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置金城屬國以處羌降詔舉可護羌校尉者初破羌將軍武賢

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illegible]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壯侯充國初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

圖畫而頌之

李生曰充國武賢雖同歸復故官然公爵位極矣奚得全不爲辛子謀乎浩星賜之言千載不可易也兵事不必盡言武賢決當存用決不定使之徒勞而無賞也是皆公之知有己不知有人處故未善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好書博達而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素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

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初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

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
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
郅支數借其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漢遣使
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郅支輒困辱使者不肎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
大略既領外國即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

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鬧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

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

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自放而不知臭傷哉

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今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長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故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

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前事湯坐免既又以他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而乃以言事爲罪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

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

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於湯湯後又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究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

制之虜豈有此哉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
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
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
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
虜所笑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
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

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遣湯卒於長安哀哉李卓吾曰詳劉向

谷永耿育二書則知腐儒如匡衡韋狥私忘國妬賢嫉能蒸千萬古一律矣有志之士是以長守賤貧抱關擊柝而不悔也

○寇恂

寇恂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狥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上其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使者吳謝禮也）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

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及王郎起遣將狥上谷急況發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反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恂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内而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謂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謹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可也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萬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

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因上尊號於是光武即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

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
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
破蘇茂威震鄰國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
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無
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
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
固請帝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
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拜恂穎川太守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穎川恂捕得戮之

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具供餚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餼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當聽朕分處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

友而去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以相詿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

是河西道開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囂死峻又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文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

藏書武臣傳卷四十一

大將

○班超班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

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虎頭燕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

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

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狀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

德新攻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又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遣
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
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
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
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

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兜題見慮輕來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槖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刭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又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

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
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
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
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
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
士千餘人、何得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別
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
侍子還京而自與幹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幹謂超
曰、邑前親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特遣之耳超既發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又遣精兵救忠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
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超後
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
詐降於超超知其姦僞許之忠即從輕騎詣超超爲
供帳設樂酒行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

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詔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永元二年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

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决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寶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

迫之超遂與炎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炎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先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耳即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乃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

汝罪也或勸超殺之超不聽曰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北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密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

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内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生校尉超素有胷脇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

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班勇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

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

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
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
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
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
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
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
故事度當時之宜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
於遠夷也臣愚以為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
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

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等難勇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故置校尉所以扞撫西域設長

史所以招懷諸國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血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

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
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
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
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
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
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
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於是車師六
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鼻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鼻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顯宗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

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

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
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
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
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
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鷹谷斬
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
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
又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

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迷唐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訓病卒官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

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騭京悝弘閶

〇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越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跪而訴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於是母哀而舍之及長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

權統事蒙從周瑜定荆州多畫策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肅時尚輕蒙因詣蒙飲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而已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爲熊虎計安可以不豫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别初權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資學問以自益蒙曰在軍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蒙始勤學多所博覽後魯肅見蒙言議常

欲受屈乃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塢曹操竟不能下是時劉備令關羽鎭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來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
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有鄧玄之者
郝普之舊也蒙欲令之誘普及被權書當還蒙秘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
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令左將軍
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我至尊身自臨
之救亟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
尊復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
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空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
乎度此家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玄之見普普懼而聽之玄之乃先報蒙蒙豫勅四將
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
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矣蒙委孫河以後事
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
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蒙知羽驍雄且
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以荊州借備且爲曹操

尚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獨密陳計策曰今令
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
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
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
權深納之及蒙代肅倍修恩厚與羽結好羽後討樊
獨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乃密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疾乞分士眾還建
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我大軍
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遂

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密遣蒙先行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消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至是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及權至荊州羽自知孤窮乃走來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蒙之謀也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

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嘗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孫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蒙卒年四十二

○陸遜陸抗

陸遜吳人也孫權爲將軍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以遜爲右部督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詣都言次獨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

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擒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有大功膽氣益盛願卿勿復妄言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

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啓陳羽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

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因上疏曰夷陵國之西門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且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

兵疲意阻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介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於天何干）初孫桓別討備

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應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城牢糧足無足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
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既住白帝徐盛
潘璋等各表言備必可擒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
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不可遂還未幾魏
軍果出三方受敵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
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

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赤烏七年遜
代顧雍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
給侍全琮子寄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
不師日磾而留宿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及太
子有異議遜屢上疏極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
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又
數與遜交書致死于獄以故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
因憤恚而卒年六十三陸抗遜之子也遜卒時抗年
二十孫皓即位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鳳皇

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
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敕諸營更築嚴圍自
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
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
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築圍以敝士民之力乎抗
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
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
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
祜便率師向江陵諸軍咸謂抗不宜遽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復擾動所憂殆難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走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詣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

自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
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
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
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矢石雨下肇
衆傷死者相屬經月肇遂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可分于是但鳴鼓戒衆
若將追肇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躡之
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
及其大將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處之如常抗與羊

祜拒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遂卒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

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故功雖舊有薦舉
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士秀異才力
傑出者悉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兖州舉隆
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
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
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隆進曰陛
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
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
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

下威德醜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安横設賞募帝弗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隆曰臣當志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充給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因聽其選弁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

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言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凉也乃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戰斬之凉州遂平太康初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將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

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知備遂爲隆所破畢隆之世不敢爲寇太熙初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於是召隆以舒代鎮兵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卒於官

○西魏韋孝寬

韋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累

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宕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高歡使告曰縱尒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尒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

分爲四路於其内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即須救援適憂尒衆有不反之危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戸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

賞孝寬弟先在山東被鏁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
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死
難之心矣歡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五智力俱困
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死宇文泰嘉孝寬功授
以驃騎大將軍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
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堠處但
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泰後見之歎曰豈得一
州獨尒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
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平

江陵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三年泰北巡命孝
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皆
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
寄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
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
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
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
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
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

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寛言宜陽被圍孝寛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illegible]是歲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

率數千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宐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宐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彼圖我棄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宐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叛敵之人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

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遺鄴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武帝從之乃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孝寬之謀也三策文多故不錄然甚可觀焉時年七十二孝寬在邊多歲屢抗強敵所在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成事方乃驚歎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末年雖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